

中共隐蔽战线著名暗语背后细节

暗语作为秘密联络的常用方式，在中共隐蔽斗争史上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很多重要关头的重要信息，都是通过暗语及时、准确地上传下达的。回顾中共隐蔽斗争史上那些著名的暗语，其背后无不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克潮病笃”

1931年4月，对中共中央主要机构和核心人员几乎无所不知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身处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彻底破坏的重大危局。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密电，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嘱咐他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舅舅”（李克农），迅速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报告党中央。

听到刘杞夫所说情况，李克农当即意识到顾顺章叛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向沉稳的他顿时惊呆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思索着如何第一时间报告党中央。当天不是接头日，中央特科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欧阳新不会与他碰头，但只要找到陈赓，就能联系上党中央。心急如焚的李克农四处暗寻，终于在出租汽车总公司找到了陈赓。陈赓料定李克农有急事，立即开出一辆出租车，让李克农坐上车，边行驶边说话。李克农说明情况后，陈赓也急了，很快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指挥了一场大转移，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构当天夜里就搬迁完毕，一大

批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得以幸免于难。与此同时，李克农给身处天津、时任国民党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天津站）的胡底发去了那份著名的暗语电报：“克潮病笃。”“克”指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的意思是事态严重。

胡底接到电报后，按照预先约定需要迅速离开天津，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这时，在胡底手下工作的钱壮飞妻弟张家拢当即变卖了爱人的手镯，为胡底凑齐了前往上海的路费。抵沪后，胡底被隐蔽到一个白俄家庭居住，称他是作家，需要潜心创作，不愿受外界打扰。钱壮飞从南京脱身来到上海后，陈赓将他安排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家隐蔽起来。随后，遵照党中央决定，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相继离开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

关于“龙潭三杰”（周恩来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名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的总称，“龙潭”取自龙潭虎穴的意思）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段历史，邓颖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传奇般的化险为夷是我们党秘密工作打入敌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克潮病笃”这句简短的暗语因此成为“龙潭三杰”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最生动的写照。

“你喂的鸽子飞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时，各情报渠道接连获悉蒋介石重兵包围中央苏区的企图，党中央开始为战略转移预作准备。蒋介石围攻苏区采取的是“北重南轻”的兵力部署，意在以北部重兵压迫红军向南进入广东，让红军与粤

军互拼互耗，蒋介石则可一石两鸟，既消灭红军，又进占广东。老道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察觉到蒋介石这一险恶用心，随即暗中向红军表示，愿通过秘密谈判谋求与红军互谅互让。周恩来当即意识到这是为红军争取战略转移最佳路线的难得机遇，遂于1934年九、十月间委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向他们交待了联络暗语。

经过三天三夜密谈，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一是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是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是解除封锁；四是互通商榷，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是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笔记本上，未形成正式文件。

谈判期间，周恩来如约发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红军已经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了。陈济棠的代表得知电报内容后，很敏感地追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长征开始后，陈济棠部基本遵守了秘密协议，中央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设置在陈济棠防区的三道封锁线，“不受惊扰”地行进了上千里。

“明天老头到你家去”

1949年1月31日，中共开创了以打逼谈、以武促和的“北平方式”，使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新生。“北平方式”成功的背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卓越的情报工作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人数，已由抗战时期的200人发展到3376人。学校、工厂、铁路、市政、新闻、出版、服务行业、医院、电讯部门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也发展到5000多人，遍布全市各行各业。而统领这支地下大军的，是一位代号“老头”的幕后总指挥。

平津战役期间，在“老头”统筹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及时精准获取到傅作义部的大量战略情报，印证了傅作义在战与和、守与走之间的

摇摆不定，为中共中央下决心运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提供了及时精准的情报依据。在“老头”亲自策划下，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党员傅冬菊被安排回到傅作义身边，她每天都向地下学委领导汇报傅作义的动态和心态，包括傅作义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等细枝末节的情绪变化。这些情况第一时间通过电台报送华北局城工部、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有力配合了军政两条线的斗争。

在“老头”领导下，北平密切跟踪获取战场情报，做到了敌未动我先知。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突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和河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石门（石家庄）。然而，偷袭部队还没有行动，偷袭计划就已经被北平地下党通过多个渠道获取，并第一时间报告了中共中央。1948年12月间，北平地下党获取了西直门、阜成门等地城防工事及天坛机场、环城马路有关敌情，为我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军事依据。

早在抗战后期，“老头”就开始为深入平津设立秘密电台筹集物资配件、选拔培训报务员、译电员，陆续派人平津潜伏下来以待时机。至平津战役发起，已建立健全了秘密电台三套人马，即三部电台、三个报务员、三个秘密工作点，各自为战，互不交叉。秘台三套人马在北平始终未被敌人发现，一直战斗到北平和平解放，保证了北平地下党与华北局、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之间情报通联的畅通无阻。

1949年1月29日晚，刚刚开机工作的秘台报务员艾山突然开心地笑出声来。原来，她收到了来自解放区的一份英文简字暗语：“老头明天到你家去。”在场同志顿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北平解放了！北平解放了！”

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大学四院礼堂召开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市委书记彭真特意把主席台后排就座的一位中年男子请起来，郑重对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斗争的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全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老头”！他就是“老头”！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老头并不老啊！时年40岁的刘仁，满含热泪起身，向他的战友们鞠躬致意。地下党员们这才见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谋面的这位总指挥。

据《党史博采》秦正/文

黄胄画驴打“欠条”

著名画家黄胄与剧作家黄宗江相识多年。早年，黄胄曾答应给黄宗江创作一幅关于驴的佳作，后因故耽搁。

后来，黄宗江写信向黄胄“讨债”：“我现不求驴，亦不求美人，但求书赠借条一张，大意乃是‘二十年前欠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数目难计，偿还无望’云云。我裱挂中堂，岂不风雅不可一世乎？”可彼时黄胄正抱病在身，无法动笔，不仅不能画驴还债，且连“借条一张”也不能书写。

1980年7月，黄宗江在黄山遇见黄胄，于是旧事重提，要求黄胄偿还“驴债”。由于时间不宽裕，黄宗江便通融道：“你不马上画，立个欠条也可以。”黄胄笑言：“你还开玩笑！”不过，他还是按照黄宗江口述，写下欠条：

“二十年前欠宗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不久，黄胄精心创作了一幅作品，嘱咐儿子送给黄宗江，并提出收回欠条。黄宗江却道：“毛驴已由令郎送到。经验明，系两头公驴，不能生育后代。兹取算盘拨算，雌雄二驴，代代相传至今，已共1486头，明年将计4999头，阁下尚欠驴1484头，明年仍欠4997头。因差距很大，所以阁下欠单恕不奉还。”黄胄哭笑不得，只得又画了两驴，再派儿子送去。

1997年，黄胄去世，黄宗江伤悼不已，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我和黄胄此一斯世知己就仅留念了这一欠条。”忆旧感怀，令人泪目。

据《人民政协报》周惠斌/文